

地下导游邱林演完《千里走单骑》后失业了

16



黄晓阳 著
华夏出版社友情推荐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完美谢幕了,总导演张艺谋的功力臻于炉火纯青。开幕式后,张艺谋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本质上就是一农民。

“农民”张艺谋是如何走进电影界的?这个曾经“被人从门缝儿里看着长大的”孩子,又是如何在电影这个喧嚣浮躁的世界里步步登顶?本书将真实再现张艺谋的电影轨迹,并详尽讲述其电影之外的多彩生活。

[上期回顾]

《英雄》中的哑巴大侠无名,原本有意请成龙出演,然而,后来还是觉得李连杰更合适。张艺谋开出了400万美元的片酬,然而李连杰还是犹豫了很久,因为在好莱坞,李连杰的片酬已达900万美元。后来,张艺谋修书两封带给李连杰和利智,终于打动了李连杰。

人物纪实

张艺谋在《十面埋伏》后选择拍一部文艺片,外界有一种说法,称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影星高仓健。

20世纪50年代中期,高仓健以《流星空手道》登上影坛,顿时在日本影视圈引起巨大轰动。高仓健的风格冷峻、硬朗,给日本电影带来耳目一新之感。此后,高仓健片约不断,影响也越来越大。40岁之前,高仓健拍的电影已经超过60部,是全日本最高产的演员之一,且每一部电影都很卖座。

1976年,高仓健45岁,出演《追捕》中的杜丘。这部电影被引进到中国,在中国刮起了一股“《追捕》旋风”,街头出现了“杜丘装”,而许多中国青年也以美丽、善解人意的真由美为自己的青春偶像和追求爱情的目标。

当时的张艺谋在咸阳国棉八厂当工人,25岁。他第一次知道并且迷上了高仓健。两年之后,张艺谋进入北京电影学院,《追捕》成了他们的学习蓝本,常常在课堂上被老师们提起。后来那些被称为“第五代”的导演们,无数次地观摩《追捕》,从中受益匪浅。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还引进了另一部高仓健的电影——《远山的呼唤》。这是一部有点类似于《幸福的黄手帕》的电影,情感极其内敛,却饱含着一股巨大的含蓄力量。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很难说没有这部电影的影子。

1986年,55岁的高仓健应邀来中国访问,一时间万人空巷。也就在这一年,35岁的张艺谋凭借《老井》在东京电影节加冕影帝,当时便有评委称,张艺谋的演技有高仓健的

硬朗风韵。

在日本,高仓健的地位极高,他在日本民众的心目中就像一尊神。自从妻子去世之后,高仓健一直过着隐居的日子,每拍一部影片总是要休息一段时间,即使是平常的日子,也很少参加公开活动。据张艺谋说,有一次,他和高仓健约定在日本一家酒店的咖啡厅里见面谈事,高仓健特意选了一个很偏僻的角落,并且有意让自己背部朝外。即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认出了他。他们既没有上前问候,也没有要求签名,而是站在20米之外朝高仓健鞠上一躬,然后悄然离开。这一切,高仓健竟然一点都不知道。

张艺谋在《千里走单骑》中只用了一个专业演员,其余的都是非专业演员。这方面,开先河的是《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更是一个专业演员都不用。如果说前两部戏是在他的名声如日中天之时,就算有点闪失观众也会忽略的话,到了《千里走单骑》,情形则大不相同了。此时社会对于张艺谋是一片骂声,甚至许多声音表示张艺谋已经老了,应该“歇菜”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这样做,还有着十足把握和底气。

值得一提的是“谋男郎”邱林和“谋女郎”蒋雯。

影片中,邱林演的是来自李家村的土翻译,看过电影的人都以为这个演员就是从当地的农民中找的,因为他既质朴又搞笑,成了影片中极其重要的亮点。邱林说:“我其实从来没当过农民,我家几代都是非农户口,只是长得像农民而已。”

1975年,邱林出生在云南丽江。2000年,他用“纳西人

邱林”开设了旅游论坛,回答网友们的问题,慢慢有了些名气。2003年他进行全新改版,并且开始收费。2004年,邱林的生意开始好起来,带的团越来越多。他发现来丽江旅游的外国人中日本人最多,下决心学习日语,便报了一个日语培训班。一天,培训班里来了一帮人,其中有人看了看邱林,问他:“你就是纳西人邱林先生吗?我在网上看过你的旅游网站。”那人要了他的电话号码,说是以后联系,便离开了。过了两天,邱林便接到这个人的电话。那人说:“我是一个剧组的副导演,姓吴,要挑选一个导游在丽江拍戏,想先请你演个小品;至于其他的,现在都是处于保密阶段,希望你能够理解。”

2004年9月底的一天,正在云南德清带团的邱林接到吴导的电话,要他去剧组驻地考试。这一次,邱林的女友反对了:“也不照照镜子,你能当明星?那我就是国际明星了!”

不顾女友的反对,邱林还是去了。表演结束,吴导说了一句“等通知吧”。这句话让他彻底断了念想,他觉得自己演得极差,牙太黄,普通话说得不好,肯定没戏了。没料到一个月后又一次接到电话,说:“我们的总导演看了你的演出录像后,当场拍板用你,请你明天来见面。”此时,邱林的好奇心来了,忍了又忍,终于忍不住,还是问了一句:“你们总导演是谁呀?”对方说:“是张艺谋。你在剧中戏不少,而且连名字都不用换。”

最初接到通知的时候,邱林还有惊喜;听说是张艺谋,而且还有不少戏,他就觉得这事不太可能。第二天,邱林赶去剧组报到,看场的保卫见了他便

来轰他,说:“哪儿来的民工,走走走,不允许进拍摄现场。”好在吴导及时出现,解了他的围。邱林这才相信自己撞上好运了。吴导接下来向他介绍情况,说这是《千里走单骑》剧组,男一号是高仓健,男二号是他。

这一说,邱林差点没昏过去。这可能吗?他怀疑这是在做梦。接下来,他被带到张艺谋面前。张艺谋也没怎么和他寒暄,就让他试镜。面对这位知名大导演,他完全慌了,不仅不会做事,也不会说话了。张艺谋笑了,走到他面前,亲切地对他说:“别紧张,生活中你怎么当导游的就怎么演。”这次试镜最终顺利通过了。第二天,张艺谋亲自和他签了合同。

邱林没有导游证,以前是干“地下工作”;现在成了公众人物,大家都知道他没有导游证,自然不能再带团,也因此丢了工作。他决定投身电影艺术,没想到女朋友却和他吹了。而他签下经纪人后才发现,这碗饭并不好吃,3年过去了才签下第二部戏。他常调侃地说:“后来我慢慢想通了,我其实只是第二个魏敏芝。”

挑选女翻译蒋雯的过程,一样体现了张艺谋的老谋深算。蒋雯是一名杭州女孩,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日语专业毕业后进了一个旅行社,先当了一段时间文员,然后当实习导游。做了一段时间,感到自己不适合这一职业,她便报考了研究生,选择的是北京电影学院,专攻日本电影。

张艺谋又要开始挑选演员的消息迅速在校园里传开,表演系的女学生,谁都以为自己是继巩俐、章子怡之后的第3

个幸运儿。后来一了解,张艺谋要的第一大条件是精通日语,那些女学生在心里叹了一口气,暗自无奈。有一个叫罗莎莎的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想到这活儿蒋雯一定可以干,就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她。对张艺谋,蒋雯的兴趣很大;可对于演电影,她还真没什么兴趣,主要是缺乏信心。不过,经不住好友的一再鼓动,她去报了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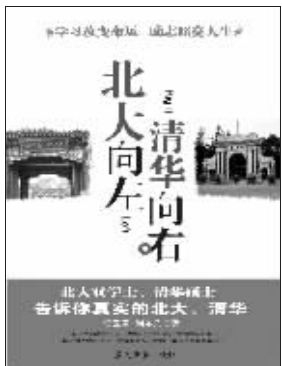
面试过程很繁复,蒋雯表演了一段翻译的戏,又演了小品,还要用日语试镜,反反复复多次。她原本信心不足,见这样反复,觉得肯定是自己表现不怎么样,看来是没戏了。没想到过了几天,副导演突然给她打来电话,说张艺谋要亲自面试她。她匆忙赶到剧组,果然见到了张艺谋。张艺谋让她演了一段翻译的戏,然后问了一些电影专业问题。一个多月后,她收到通知,前往云南体验生活。

影片出来后,观众对于蒋雯的表演并不十分满意,蒋雯本人对当明星似乎也没有多少期待。她反复说之所以参加面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找一次毕业实习的机会。

除了邱林和蒋雯,《千里走单骑》还有几个极其出彩的业余演员。比如陈警官,他的实际职业就是警察;比如石头村的和主任,他本人就是村委会主任,是一个质朴而且颇有幽默细胞的人物;还有李加民的私生子杨杨,乌黑的大眼睛,红扑扑的圆脸蛋,对着村长用方言大喊“就是不去”,见爸爸时的那种倔强,第一次见高田时的警惕和不信任,与高田建立感情后追车时的那种亲情,都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淹没在经济社会和学术腐败海洋里的高才生们

完



尚尔凡 任卫军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两位作者结合在北大、清华多年的学习生活以及毕业工作后的反思,向读者展现了顶尖高校内更加真实、丰富的象牙塔生活。本书将带你走进北大、清华,让感人的经历激励你,鲜活的人物感动你,珍贵的体验启发你,幽雅的风景陶醉你。书中更教给人一种面对学习、面对竞争时积极的态度和执著的精神。

[上期回顾]

读了研究生后,很多学生都跟着导师做项目,作为干活的补偿,导师会给学生发饷,一个月少的几百,多的上千。研究生小冯还承担了另一个重任——帮老师写论文。有一次,论文写好后,导师付给杂志社1000多块钱的版面费,小冯则收获200元稿费。

热点关注

“好”老板和“坏”老板

有些研究生,几年内都过得非常舒服,而另一部分人则过得辛苦而郁闷。这些都取决于老板的“好”与“坏”。“好”、“坏”的含义很宽泛,对有些人,严格要求是好;对有些人,指导有方是好;对有些人,宽松的目标管理就是好。而对有些人,剥削干活就是坏,天天坐班就是坏,老板给的“赏钱”少也是坏。

“好”的老板会让学生很感动。学生即便一个月只去几天实验室,老板还是每个月按时给他们发邮件:“你好,有时间来实验室拿一下这个月的津贴……”

“坏”的老板会抠门得要死。某老师故意在每月最后几天,临下班的时候才发工资。走得早的同学很可能就拿不到钱。除非同学自己厚着脸皮去找老师要,否则老师就省钱了。

有的老师为了督促学生努力工作,把实验室的电脑账号设成“WorkHard”、“Study-Fast”,还不允许学生修改密码。有的老板还很不负责。他们的精力都放在在外面开公司赚钱上了。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可以称得上是富翁,常听说某老师身价几千万,是几个大公司的股东,在繁华地段开餐馆,在写字楼里买下几层。可是他们的学生可就惨了,完全变成了他们赚钱的机器。如果老师有人股的公司,学生就在公司上班,里面工作的人一个月好几百,学生只给几百。学生变成了标准的廉价劳动力。

有些老板甚至连自己的学生都不认识。学生打电话找他,

第一句话都是说:“××老师,您好,我是您的学生×××,您有印象吗?……”

“八股文”驱动下的功利科研

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大家的想法都是很现实的。

在大学里,老师的管理单元是实验室,每个老师都隶属于某个实验室。给学生上课只是每个大学老师的“副业”。老师的考核指标最重要的是看每年发表的论文和拿到的科研经费。所以导师不会像中学那样逼着你学习、逼着你要强,他们更多的是关心学生能否帮他们创造财富、创造Paper,而学生的毕业和发展不是他们晋升本要考虑的因素。

世界怎么看清华?最重要的就是看清华每年在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和ISTP(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世界三大检索系统中收录的文章数量。清华怎么看老师?最重要的是看每年老师能在三大检索系统中发表多少篇论文,一年能拿到国家项目多少钱,这两个考核指标完成得不好就不能留任和晋升。

由于学生发表的论文能够算到导师名下,老师为了生存,会“压迫”学生不停地写论文;另一方面,老板接了很多对科研没有好处的工程项目,这样才能把每年几十万的经费指标完成。每个月花几百块钱雇用学生这种廉价劳动力,干着公司里要花几千块钱人做的事,难怪同学们戏言自己被“剥削”了。

原本“4+2”的本硕连读,是建议硕士两年毕业。但老板们不希望学生第一年上课,第

二年就拍屁股走人。他们希望学生三年毕业,这样可以让学生多给自己干点活。于是如今的清华,大部分硕士,还是要两年半或者三年才能毕业。

项目,老板可以挣到比他工资多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钱;自然上课对老师没有多少动力。老师已经把必须完成的课时指标,当成了负担和累赘。备课普遍越来越不认真,越资深的教授越少出现在课堂上。

学生搞科研也是很现实的。管你剥削不剥削,目标就是毕业。极少有人的初衷是为了学科的发展。或许博士还能对科研有所贡献。对于硕士,做着脱离实际需要的研究,写着“八股文”的文章,除了提高了英文阅读和写作能力,其他对毕业后的工作不一定有太多用处。

学术会议的重要任务是玩

召开的各种学术会议,就是全国、甚至全世界同行老师相识、交际的主要方式。小韩第一次到上海开会就体会到了这一点。

会议在上海××大学举行。第一天一进场,小韩就看到了自己研究方向的国内七大巨头都在场。当时小韩就后悔自己的导师怎么没来。七个人里,三个来自北京,一个来自武汉,一个来自西安,两个来自上海。每年国家对这个领域的几亿科研经费,多半都被这几个人物“垄断”。来这里开会,除了各自发言、主持会议,其他时间几位老板都“团结”在一起;吃饭在一起,抽烟在一起,出去玩也在一起。

晚上吃饭,上海××大学的老师致开场白:“感谢大家来到上海,祝大家吃好、玩好!

……”看着满桌丰盛的菜肴,看着窗外的黄浦江和东方明珠电视塔,小韩明白了几千元的会议注册费已经变成了老师和学生们的一次度假和放松。不过在这种气氛下,相识、交流确实很舒服。都是公款,挺好。

第二天,大会特邀了IBM的高级经理做了相关解决方案的介绍。外企的人一张嘴,就感觉没有了学校里“之乎者也”的学究气,讲话干练、精辟而引人人胜,让小韩对外企一下子有了好感。40分钟的介绍很快结束了,IBM经理只是向主持人点了点头,就拿出风衣匆匆离开了会场,之后几天也再没有在聚餐中出现。小韩非常遗憾这些大公司没能和学校氛围融在一起。

七大巨头的学生,一个接一个地轮番上台讲Paper。小韩数了一下论文集,近一半的文章出自于几大巨头的学生之手。这种现象也不奇怪,能在中国组织的会议,多半都是他们七个组织的,照顾自己的学生也在情理之中。小韩在想,要是自己的导师能融入他们“七仙女”组成这个领域的“八仙过海”,该有多好。这样实验室的经费不再愁,项目有的是。小韩意识到老板的社交能力实在是重要。

会议的最后,特意留出了半天,组织全体与会人员去周庄玩。给小韩的这次“公费旅游”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我的同学给我颁奖

还没有毕业,一批人在清华里已经被大家称为“总”。因为他们是在学校里发家致富的先驱,他们是成功人士的标志。学校里很多学生在外打工,而只

有其中做得好的,还没毕业就被公司提拔,有的给予了正式员工待遇,有的甚至成了部门经理,他们就是同学身边被称为“总”的人。他们当中“穷”的可以挣了钱平时小小挥霍一把,而“富”的,已经是没毕业就买车买房,过上了小康生活。

研二的一次奖学金颁奖,更让我的一位好朋友小杨备受打击。小杨因为论文多,又有社会工作,评上了学校的综合一等奖奖学金,5000块。心里非常得意,全系算上博士,没有几个比他奖学金拿的钱多的。

这次小杨得的是一个新设立的奖学金,据说设立奖学金的公司非常重视,总裁和他的几个“心腹”都要来清华参加颁奖仪式。

等几位公司领导一进场,小杨郁闷坏了。原来颁奖嘉宾中居然有小杨的室友阿朱。阿朱不光在半年前就自己挣钱买了房子,如今还成了这家设立了奖学金的公司领导。从本科开始,前后在这个公司打工3年,如今阿朱已经成了公司的技术一把手。

小杨排队上台领奖,居然对面的颁奖嘉宾就是阿朱。别人领奖都会对着领导说:“谢谢领导”。小杨握着阿朱的手,却语重心长地说:“兄弟,你可以侮辱我的人格,但是你不应该侮辱我的智商。你都当领导了,怎么不告诉我?”

“啥领导,都是打工,呵呵……”

小杨拿着钱,心里那叫一个不是滋味,自己还没毕业,人家已经名利双收,要钱有钱,要地位也有地位,怎么人差别会这么大呢?